



Bao fa li Fu ren

包法利夫人

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

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

[法]福楼拜 著 ● 冯铁 译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

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

包法利夫人



[法]福楼拜 著

冯铁 译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包法利夫人/(法)福楼拜(Flaubert, G.)著;冯铁译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1

(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)

ISBN 7-80623-672-4

I. 包… II. ①福…②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4047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24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11.125
邮政编码 450011	字数 158000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印数 1—5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
纸张规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	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672-4/I·475	定价 17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

居斯塔夫·福楼拜
(1821—1880) 19世纪中
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，生
于法国诺曼底卢昂医生世
家。1857年，福楼拜出版
代表作长篇小说《包法利
夫人》，轰动文坛，但作品
受到当局指控，罪名是败
坏道德，毁谤宗教。此后，
他一度转入古代题材创
作，于1862年发表长篇小
说《萨朗波》。此外，他还
著有《圣·安东尼的诱惑》
(1874)、未完稿的《布瓦
尔和佩居谢》、剧本《竞选
人》(1874)和短篇小说集
《三故事》(1877)等。



策 划：单占生
责任编辑：崔晓旭
美术编辑：吴 月

统 筹：李 辉
责任校对：俞 芸
装帧设计：

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
电话：81628736
Email: Beijing@ChinaBook.com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- 第一章 夏尔·包法利/1
- 第二章 夏尔与艾玛之恋/10
- 第三章 婚姻的枷锁/24
- 第四章 沃比萨的舞会/35
- 第五章 迁居荣镇/51
- 第六章 包法利夫人与罗多夫的恋情/99
- 第七章 为伊波利特做矫正畸形足的手术/123
- 第八章 私奔/138
- 第九章 去卢昂看戏/158
- 第十章 包法利夫人与莱昂的爱情/171
- 第十一章 艾玛之死/231
- 第十二章 夏尔·包法利的毁灭/257

第一章 夏尔·包法利

我们正在上自习,忽然校长进来了,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,还有一个小校工,端着一张大课桌。本来趴在课桌上打瞌睡的学生也醒了,他们站起身来,好像功课受到了打扰。

校长用一个熟悉的手势要我们安静,然后,他转过身低声对班主任说:

“罗杰先生,这个学生交给你,让他上五年级。如果功课和品行都够格就再让他升高班。他的岁数,看起来够大的。”

新来的学生被安排坐在门背后的角落。一开门,就看不见他。这个小乡巴佬看着有十五岁的样子,个子比我们谁都高一头。他的不算宽厚的

肩膀把那件黑绿呢小外衣绷得太紧,袖口线缝开裂的地方露出晒红的手腕,看来他是有卷起袖子干活的习惯。浅黄色的长裤子因为背带吊得太高露出了穿蓝袜子的小腿。脚上套着一双不常擦油的钉鞋。

大家背书时,他竖起耳朵听,专心致志得像在教堂里听传道,腿也不敢乱动,胳膊也不敢随便放在书桌的上面。两点,下课铃响的时候,要不是班主任提醒,他也不知道和我们站在一起排队。

平日里大家有个习惯,就是一进教室门槛,就把摘下的帽子扔到长凳底下,而且还要靠墙掀起一片尘土,这已经成了多年不变的规则。

不知道,这个新来的新生,是没有注意到这一习惯,还是不敢跟大家做同一事情。课前的祷告,做完后,他还是把鸭舌帽固执地放在膝盖上。那帽子,看不出到底是皮帽、军帽、圆顶帽、尖嘴帽还是睡帽,反正像便宜货,说不出的难看,好像吃了黄连后,苦着脸的哑巴。

“请站起来。”罗杰老师说。

他起立时,放在膝盖上的鸭舌帽掉到了地上,这个动作惹得全班人都笑起来了。

这样他不得不弯下腰去拿帽子,在他旁边一个同学,用胳膊捅了他一下,他还没有拿稳的帽子又一次掉落到地上去,于是他又弯下腰捡了一回。

“不用担心,先生,您的王冠是不会摔坏的。”罗杰老师微笑着风趣地说。

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,可怜的新生被弄得更加手足无措,不知道捡起的帽子应该拿在手里,还是让它继续呆在地上,或者把它戴回头上去。现在他到底还是坐下了,而那顶帽子依旧被他放回到他的膝盖上边。

“先生,”罗杰老师继续说,“请告诉我,您的名字。”

他口里像含着个萝卜似的,低声地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。

“能不能请您再说一遍!”

这次他还是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,教室里的笑声响得更加的厉害了。

“能不能声音再大些!”罗杰老师提高声音,“声音再大些!”

于是,他像在呼救似的,狠下决心,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喊道:“吓破花哩!”

这下可好,教室里的笑声、尖叫声直线而上;有的尖厉刺耳,有的像狼嚎,有的如同狗叫;有的跺脚,有的学着他的声音:“吓破花哩!吓破花哩!”喧闹好不容易变成零星的叫声静下来。罗杰老师只好使用罚做功课的方式来制止,总算逐渐恢复了教室里的秩序;之后,他又要新生听写、拼音翻来覆去地念,才算搞清楚他的名字,夏尔·包法利。就罚夏尔·包法利坐到讲台前专为懒学生设置的板凳上去。夏尔·包法利正要去,可又站住了。

“您在找什么?”罗杰老师问道。

“我的……”夏尔·包法利心神不定，眼睛四下张望胆怯而低声地说。

“先生们！全体罚抄五百行诗！”罗杰老师海神镇压风浪一般一声令下，制止了一场方兴未艾的风暴。

“不许闹了！”罗杰老师一面从礼帽里拿出手帕擦拭满脸的汗水，一面生气地接着说。

“至于你，夏尔·包法利先生，给我抄二十遍拉丁动词‘笑’的变位法。”

然后，他又缓和了些语气温和地对夏尔·包法利说：

“您的帽子，回头就会找到，没有人会去抢的！”

教室恢复平静。所有人都低下头做练习。夏尔·包法利端端正正地坐了两个钟头。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人的笔尖弹出一个小小纸团溅他一脸墨水。也许他只用手擦擦脸，然后一动不动，头也不抬。

夏尔·包法利的父亲夏尔·德尼·巴托洛梅·包法利以前是军医助手，在一八一二年左右的征兵案件中受到了连累才离开部队。好在他堂堂的仪表赢得了一家衣帽店老板女儿的欢心，这样他才捞到了一笔六万法郎的丰厚嫁妆。他长得漂亮，性格喜欢炫耀，走路时总喜欢让靴子上的马刺铿锵作响。嘴唇上的胡子和下巴的络腮胡子连成一片，手指上戴着戒指，身上的衣服穿得光彩夺目。外貌像个勇士，平易近人又像个推销员。结婚后，头两三年就靠老婆的钱过日子。吃得好，睡得好，经常用瓷烟斗大斗、大斗地吸烟。晚上，不看完戏就不回家；而且还是咖啡馆的常客。他岳父

死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。他不高兴就要开一家纺织厂,由于不善管理又赔了仅有的本钱,只得返回乡下想在那里一显身手。可是,他既不懂得织布也不懂得种地;他养的马不是用来耕耘,而是用来在乡间驰骋;他酿造的苹果酒,不是一桶一桶用来卖钱,而是一瓶接一瓶喝掉;院子里最好的鸡鸭都供自己食用,这样不用多久,他已打消了一切发财的念头。

于是,他有一年,花二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所半田庄、半住宅的房子住了下来,他开始灰心丧气,怨天尤人。从四十五岁起关门闭户,说是厌倦了人世,一门心思地决心过安静的日子。

从前,他妻子爱他简直着魔了,对他百依百顺;可是,她发现越顺着他,他就离她越远。后来上了年纪,她就像走了气的酒会变酸一样,也变得难相处:说话唠叨和神经紧张。

好不容易等到她生了一个男孩,她又把他娇惯得像一个王子。可是孩子的父亲却让他光着脚满地跑。父母对孩子的想法,背道而驰。做父亲的要按照斯巴达的方式,严格训练儿子,让他有强健的体格;他要儿子在冬天睡觉的时候不生火,还让小家伙大口喝甘蔗酒,在看见教堂游行的队伍时就说粗话。可小家伙天性驯良,辜负了他的苦心。母亲总把儿子带在身边,为他剪硬纸板、给他讲故事,还没完没了地在小家伙面前自言自语,快乐中总带几分忧郁,亲热又过于啰唆。她地生活过于孤寂,便把支离破碎的幻想全寄托在小家伙的身上。她梦想他高官厚禄,好像能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,漂亮、聪明。她教他识文断字,甚至,弹着一架早年买

的旧钢琴,教他唱两三支小调。可对于这一套,重财轻文的包法利先生,却不以为然,他觉得一个人只要胆大脸皮厚些,总会有好日子过的。

十二岁那年,他才开始学习。他的启蒙老师是村子教堂里的神父。不过,上课的时间太短、不固定,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所有的功课都是忙里偷闲教的。譬如刚行过洗礼,又要举行葬礼,中间有点闲暇的时间,神父就站在圣器室里给他匆匆忙忙讲上一课。或者是在晚祷之后,神父老师不出门了,就叫人去把他找来。两人上得楼来,走进神父房间,各就各位:苍蝇和蛾子这时也围着蜡烛飞舞。天气一热,夏尔·包法利就打瞌睡;而神父双手压在肚皮上,昏昏沉沉,不用片刻也就张嘴打起鼾来。有时候,神父在给附近的病人举行过临终圣礼回家的路上,看见夏尔在田地里顽皮捣乱,就把他喊住教训他刻把钟头。并利用这个难得一有的机会让他在树底下背动词变位表。可不是下雨,就是被过路的熟人把功课打断。尽管如此,神父还是对他的学习表示满意,甚至夸奖他说:记性挺好。

等到这个顽童行过第一次圣体瞻礼,几年时间就过去了。这一年的十月底,夏尔总算进了我们的这所卢昂中学,在过圣·罗曼节期间他父亲来赶热闹亲自把他带到学校里来。

靠着用功,夏尔在班上总是保持中下水平。可到三年级结束时,他的父母要求他退学,让他学医。说这样他会出人头地,得到学位。

救济院学校的布告栏里的功课表,让他头昏脑涨:解剖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、药剂学、化学、植物学、诊断学、治疗学,更别提卫生学和药材学。

一个个名词,都搞不清来龙去脉,看起来好像神庙的大门;里面庄严肃穆,却是一片漆黑。他什么也不懂;认真听课也是白搭,一点都不能理解。不过,他还是很用功,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,上课每堂必到,实习一次不缺。他完成的繁琐的日常工作,就像蒙住眼睛拉磨的驴子转来转去就是不知道磨的是什么。

他的母亲为了省得他花钱,每个星期都托邮车给他带来一大块叉烧小牛肉。这样夏尔上午从医院回来,就靠着卧室的一面墙一边顿脚取暖,一边吃着他的午餐叉烧肉;然后继续着他的生活:上课,爬阶梯教室,去救济院,在上完课后,再穿街过巷,回到住所;晚上他吃过房东的简易晚餐,就上楼,回房间读书。身上的衣服因为这种忙碌给汗水浸湿了,他背靠着烧红的小火炉时,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就不断冒出热气。

有时人只要松懈就会摆脱决心的束缚。有一次他没去实习,接着第二天就又没有去上课了。在尝到偷懒的甜头后,懒惰也就慢慢地渗透进他的身体出不来了。接着,他养成上小酒馆的习惯,并在那里学会了玩骨牌。一到晚上,掷着有黑点的小羊骨头骰子在他看来似乎是难能可贵的自由行为,似乎这样就抬高了他在自己眼里的卑微身价。这就如同头一遭走进花花世界尝到禁果一样的人,一进小酒吧的门,手指一摸到门框内心就涌起肉欲般的快感。那时,压抑在他内心深处的各种欲望就冒出来。他很快学会只对女人唱的小调、调五味酒;最后,还懂得怎样去勾引女人。

他就是这样准备医生考试的,其失败的结果就显得理所当然。那天晚上,他家里的人还在等他回来开庆功会庆贺。他不得不动身回家,走到村口时犹豫了半天,思前想后便找个人把母亲约出来,并将“原委”一五一十都告诉她。最后,母亲还是原谅了自己的儿子。

直到五年后,夏尔才得以通过医生成绩考试。这对于望子成龙的母亲来说简直是个大喜的日子:那天他们家大摆喜筵为他大肆庆贺了一番。

可是毕业了又到哪里去行医呢?去托特吧!那里只有一个医生,并且年岁已高。不等年迈的医生卷铺盖走人,夏尔就在他对面住下,在那里迫不及待地要接班了!

好不容易把儿子带大,又让他学会了行医谋生,并帮助他在托特挂牌开业。这还不能算完呀:她的夏尔还没成家啊!包法利太太又给他娶了一个媳妇。包法利太太相中了一个名叫艾洛伊丝的女人,她是埃普事务员的寡妇,虽然这个寡妇已经四十五岁了,可她一年有一千二百法郎的不错收入。

这个寡妇的相貌丑陋,骨瘦如柴,但并不是嫁不出去的货色,供寡妇挑选的,还真不乏其人。为了达到目的,包法利太太还是费尽了心机,她把对手一个个地排除,甚至,有一个得到几个神父撑腰的猪肉店老板,也被她巧施计谋排挤掉了。

婚事一说成,夏尔就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。他以为一结婚,生活条件

就会变好,家里的金钱,可以随意花费。他哪里晓得,结婚后,当家作主的依然是他的寡妇老婆:他在人面前说什么,不说什么;每逢斋戒日必须吃素;要顺着她的意思穿衣服,并且要按照她的吩咐催促病人付账。她还拆他的私信。在暗中监视他的行动。如果,诊室里有妇女的话,她还隔着板壁听他看病。她每天早晨,要喝巧克力,没完没了地要他在言行上关心她。而且,老是抱怨神经痛、胸脯痛、气血两亏。每当夜里,夏尔从诊所回到家中,这寡妇就从被窝底下伸出瘦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,拉他到床边坐下,又对他诉苦:他一定把她忘了爱上了别的女人!什么人家早就说过她命苦等让人头疼的话。末了,为了健康她向他索取一点甜蜜“药水”,还要一点那样的爱情。

第二章 夏尔与艾玛之恋

有天夜晚大约十一点钟,他们被急促的马蹄声惊醒。在马停在门口时,女佣娜塔西打开阁楼的天窗盘问这个停在街上的男人。他说是来请医生的,身上还带了一封给医生的信。娜塔西下楼时冷得直打冷战,她把房门锁打开,然后麻利地拔掉门闩。来人下了马,跟着她就进了房间。来者从灰绸毡帽里取出了一封用旧布包着的信,很慎重地交给夏尔。医生就倚着枕头看信。女佣娜塔西站在床边举着灯。那寡妇觉得不好意思,脸朝墙背对来人。

这信用小块的蓝漆封口。内容是请包法利医生到贝尔托田庄去医治一条断腿。而从托特到贝尔托要经过朗格镇和圣·维克托,足足有六里路

程。漆黑的夜里,寡妇担心丈夫出事。于是,决定来人骑马先走。夏尔要等有月亮的时候再动身。而且要求那边派个孩子接他,给带路、开栅栏门。

清晨四点左右,医生把大衣裹紧就动身到贝尔托去了。被子里的暖气还能感觉到,他就稀里糊涂摇晃着骑马上路了。马走到田垄边上时,围着一一些荆棘的大坑挡在他面前。夏尔惊醒过来,马上想起断腿的事并竭力回忆他学过的各种接骨方法。天不再下雨了,有点朦胧。苹果树的枯枝上栖息着一只刚醒的小鸟,清晨寒风吹得它细小的羽毛竖立起来。萧瑟的田野一望无际平铺在他眼前,远处一排排的树木围绕着一个个相距遥远的村庄,好像灰蒙蒙的广阔平原上点缀的紫黑色斑点。这灰色延伸到了天边,并与灰暗的天空融为一体。夏尔在马上不时地睁开眼睛,精神疲倦,不久就坠入了迷离恍惚的状态。

到汉瓦松镇的时候,他看见沟边的草地上,坐着一个小男孩。

“您是医生吧?”小孩问道。

夏尔说他是,孩子就立刻把木鞋提在手上,在前面跑了起来。

夏尔一路上听带路孩子介绍,知道了卢奥先生,大约这里是这里最阔的庄园主,昨天晚上,在邻居家过“三王节”回来的路上摔断了腿。他妻子两年前就死了,身边就留一个千金帮他料理家务。

庄园,看起来不错。从马厩打开的上半扇门看去,能够看见种地的大马正在安静地吃着槽里的新草料。